

# 杯盏间的江湖

郑晓锋

我想,我身上大概是有一些吃货的潜质的。

我最初的数字与商业知识,都从一份菜单上来:二元,二菜一汤;三元,三菜一汤;四元,四菜一汤,一直到十元。十元,不叫十菜一汤,而是全家福。

这是东街巷口东街饭店的价目单,写在一块白漆的木板上,挂在店堂最显眼的位置。由于姨妈在那里工作,上小学前,那里是我最爱去玩耍的地方之一,也得以蹭吃了不少好东西,以至于我到现在也只爱吃碱水面,排斥土索面。东街饭店的面条做得极好,烧面条时,厨师经常会给我舀上一小碗汤,夹几根面。有时我甚至还能吃到一块半块刚炸出来的糖醋排骨。

我至今记得,菜单上的数字是大写的,并且长期不变。不过,后来终究还是改了,数字都变大了,全家福需要十一元了,而且改动的频率也加快了。到十二元才能点一桌全家福时,我上了小学。

可以说,对于童年,对于故乡,我的记忆是从饭店开始的。对于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这属正常。毕竟人间最重要的还是烟火。入学之后,我按照既定的模式一路升学,一路长大。在此期间,永康的

公营饭店一家接着一家转制关门,我姨妈也调到了另一家工厂。不知什么时候起,东街饭店突然改成了一座卖衣服百货的商场,门口日夜喇叭吆喝,生意不温不火;又过了几年,整条东街都拆了,姨妈也退休了。

我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二十来岁。20世纪90年代初,徐克的武侠片正大行其道。每个初入社会的年轻人,都有一种走上江湖的悲壮感。想象中,行走江湖最不可少的便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就这样,以老板姓名为号的林峰饭店成了我们虚拟江湖中的悦来客栈。

选择林峰,是偶然也是必然。说实话,当时公营的中档饭店基本无存,新开的私营小饭馆虽多,但朝三暮四,有恒心的并不太多。而林峰,其时开灶已有10多年,口碑已然显现;林家土菜,咸淡道地,装修朴实,价钱实惠。更重要的是,林峰其人颇令我们喜欢,衣着随意,袖口常年高高挽起,裤管不拘左右高低,肚厚脖粗,开口便是最土方言,最妙的是他也好喝几口,厨间若有空闲,便屡屡拎壶巡桌而冲。

于是,林峰成了我们在永康这座城市中快意恩仇指点江山的一大据点。同学,同事,同事的同学,

同学的同事,桌子一天比一天挤。每一餐的主题也越来越模糊。从最初的喝酒就是因为想喝酒(我极其怀念那种纯粹的酒席),到后来为了啥事而顺带请喝酒,再到后来喝酒先问有啥事。真正的江湖悄然生成,一座城市的大小门派在林峰的酒桌上歃血为盟。

有件事,我至今想起来都不可思议。我22岁那年就在《永康日报》上发表过文章,也一直希望认识永康的文化界前辈,但怕冒昧,一直不敢打扰。10多年后,当我终于结识那篇文章的编辑,聊起来之后才知道,林峰其实也是他们的根据地,每周总有几天不醉不归。

10多年间,同在小小的林峰闯荡,两个互相寻找包厢的食客竟然擦肩而过。

再后来,和我喝酒的那批人都谈上了女朋友。一桌变成了两桌,江湖有了些臃肿。有女人出来踩刹车,出入林峰的密度与气势逐渐萎靡。再后来,成家的越来越多,声称身体零件开始不对的也陆续出现,酒桌开始稀疏,江湖逐渐寂寥。而在此期间,林峰饭店也一再搬迁。

重入林峰,已在塔海。那批人,家事略安,人生眼看尘埃落定,蛰伏多年的豪情重又萌发。一路追寻过去,林峰竟然还在。其实,林峰一直都在。桌椅摆开酒斟满,羊蹄豆腐丸葱花肉,老几样一上桌,顿觉时光逆转。

唏嘘之际,有混得好的,吆喝一声,来几个硬菜。土甲鱼如何?鲍鱼龙虾、鱼翅燕窝。在林峰眼中,世间最好的竟然还是土鳖土狗。一辈子也不愿变的土滋味,一辈子也改不了的土性子。

骤然发觉,多时不见,林峰日益发福,头圆耳厚,目垂眉顺。莫名想起禅门语录:修行不外吃饭睡觉。眼前这位将无数生灵送上餐桌的酒店老板,居然现出了几分烟火缭绕的佛相。

来两斤土烧,江湖继续开张。杯盏之间,一座城市与一代人的记忆,被继续暗暗铭记。



秋天的树林

大司巷幼儿园(大班) 施诗 画

## 轧棉

应焕祺

我国在汉魏时期就有棉花的记载,那时的棉花称为织久、白叠或帛叠。魏晋南北朝时又叫木棉或吉久。

新采摘的棉花纤维中含有棉籽,清除棉籽的这道工序叫轧棉,俗称绞棉籽。棉花晒干并清除棉籽后,古时称为净棉,现代叫皮棉。棉花只有经过轧棉,才能分离出棉籽,最终将皮棉弹松,用于纺纱、絮被胎、絮棉衣等。

人们最早是用手来剥离棉籽的,这种原始剥棉籽的方法,虽容易操作,但效率很低。后来人们发明出一种称为擗的工具。到了宋代,人们才逐渐学会用铁筋或铁杖去棉籽,称之为赶搓法。元代王桢在《农书》中首次绘出了木棉搅车,这种搅车是在辗轴即铁杖或铁筋的基础上,结合滚压原理发展起

来的轧棉机械。对于棉花初加工技术来说,搅车的出现无疑是重大突破,这种工具大大提高了轧棉效率。明朝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详细阐述并绘制了一种由一根直径较小的铁辊轴和一根较粗的硬木辊轴及两个木槌组合而成的搅车,它只需一人手足并用操作,灵活方便,适合小农经济时期一家一户使用。

搅车,亦称踏车、轧车。这种木搅车,利用曲柄碾轴、挤轧等力学原理,生产效率较从前沿用的轧棉铁轴或铁杖提高了很多,是我国轧棉技术的一大进步。此前铁轴或铁杖容易使原棉积滞,不能迅速轧籽,改用此法后,棉花虽多,去籽得棉不至于积滞。轧棉时,先将搅车安装在长条凳上,用石块压住,以使其稳固,然后轧棉工匠坐在凳子上,左脚踩木档带动连接搅车两个木槌

纤绳之中的铁辊轧轴使其旋转,右手摇动曲柄的木碾轴,两个辊子之间形成一定的缝隙,使之上下铁木轴以相反方向不停地滚动。左手捏棉花,塞进两轴之间相互挤轧,棉籽被轧辊阻挡,直至皮棉从缝中通过,棉花与棉籽分离,棉籽落于内框,皮棉挤出外。

千百年来,结构小巧、操作简易、拆卸方便的搅棉车,是民间一直使用的工具。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我市农村还有人使用它。随着社会进步,如今搅棉车已被现代轧棉机所取代,封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永康·康美诺口腔医院**  
口腔种植专业 口腔正畸专业  
口腔修复专业 儿童口腔专业  
☎ 87122123 | 院址:永康市望春东路276号  
金医广【2015】第08-25-020号

新诗看台

永康日报、永康市作家协会主办  
山川大药房友情协办

## 藏地书

胡弦

雅鲁藏布江

白云飞往日喀则,  
大水流向孟加拉。  
昨日去羊湖,一江怒涛迎面,  
今天顺流而下,水里的石头也在赶路。  
乱峰入云,它们仍归天空所有。

我还是在人间,  
我要赶上墨脱城,要比这流水跑得快,  
要赶在一块块石头的前面。

尼洋河

相对于桃花,我偏爱侧柏,  
相对于漫滩,我偏爱巨石。  
你知道,由于我的偏爱,山多倾斜,  
林芝城外落小雨。

但也许我错了,比如,  
桃花就是侧柏,巨石就是小雨,  
走过的路仍是未知的路。  
一首写给断崖的诗转眼爱上了  
沉沉河谷。

你知道,由于我的偏爱,古堡陡峭,  
猛虎像移动的废墟。  
风马与激流不解世情,只有  
磨掉了棱角的小石子  
会因幸福而啜泣。

八廓街玛吉阿米小店

靠在爱人肩头就会变成月亮。  
走过茫茫雪域的人  
在一架窄小的楼梯上迟疑。

有人在寺庙里点灯,  
有人像个暗影从拉萨城穿过。  
如果有来世,我也愿转山、转水,  
磕等身长头,  
在小街的尽头与你相遇。

如果变轻的躯体一遍遍  
被人间借用,我也愿化作这  
啤酒的泡沫,或者  
把心跳遗忘给一首曲子。

我也愿与这一切无关,  
比如现在,怀抱群星,无声无息,  
坐在幽暗尘世的深处。

黑白石子

从前,西藏有个强盗  
叫潘公杰,杀人越货许多年,  
幡然醒悟,剃度礼佛。  
他修行的法子是:  
心有一善念,面前放一白石子,  
心起一恶念,面前放一黑石子,  
待石子尽白,他已被叫作  
高僧潘公杰。

公元2015年,我来西藏,  
见冰川、戈壁、河畔多石子,  
大者如斗,小者如指,为风  
和流水造就。  
于是想起潘公杰,于是想起  
以流水之慢,祛恶如剥皮,  
以风沙之快,持善如诛心。  
一双杀戮的手到最后  
接受的竟是石子的教育。  
而黑与白,每次微小的移动,  
宗教与人心  
都有雪崩发生,有高原起伏。  
指尖冷,天堂远,地狱  
始终不远不近跟着。

(特约组稿 陈星光)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国医国药  
电话 0579-87117752 养生热线 0579-87126908  
地址 城北西路220号(火车站前天桥向东100米)